

(清)

李瀚章 编
李鸿章 校

曾國樞全集



奏稿
奏稿
奏稿
十八家诗抄
十八家诗抄
经史百家杂抄

(上) 第一册
(中) 第二册
(下) 第三册
(上) 第四册
(下) 第五册
(上) 第六册

经史百家杂抄
经史百家简编
鸣原堂论文
诗集、文集
批牘
书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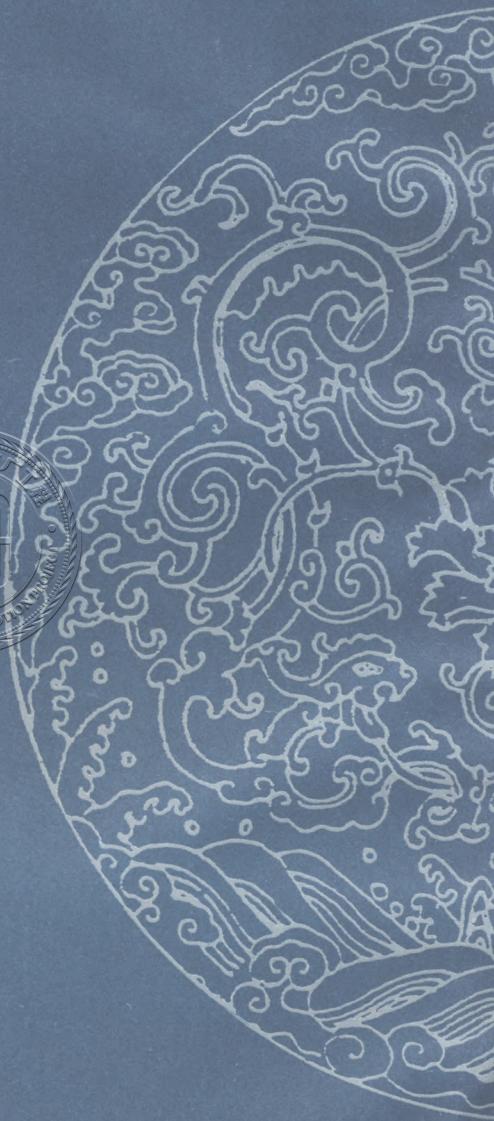
(下) 第七册
第八册
(上) 第九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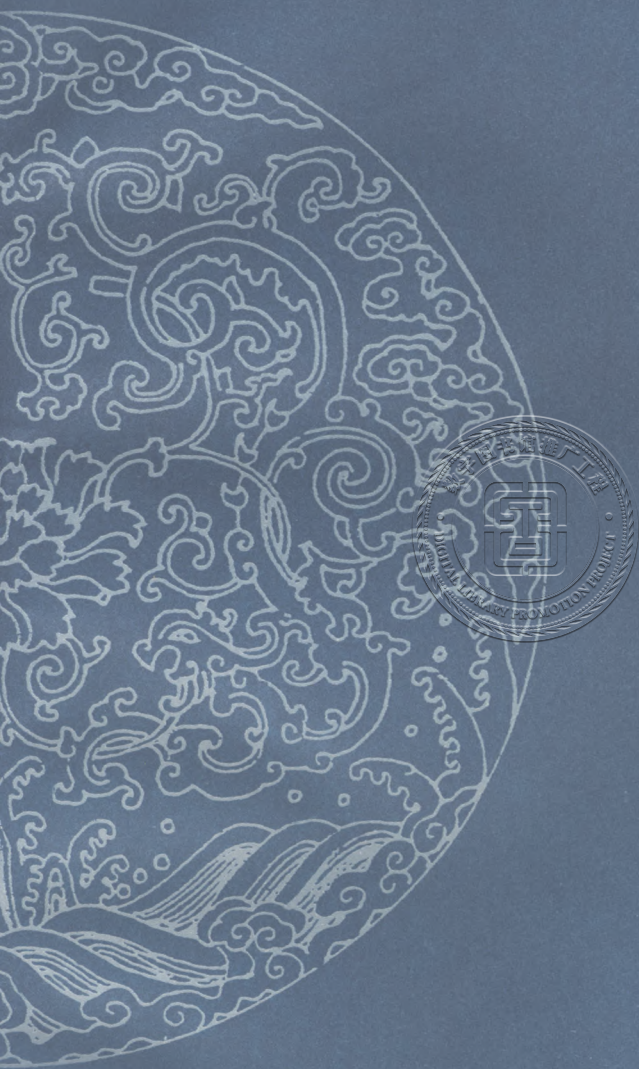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曾國藩全集



第八册

鸣原堂论文 诗集 文集 批牍

● 辽宁民族出版社



鸣原堂论文（上）

鸣原堂论文序

馆地二三百里，官为尚书侍郎，兼古御史大夫中丞之号。跨州连郡多者百余城，少或五六十县。监司郡守牧令丞倅杂职数百人，武弁自提镇以下，承命唯谨赋税刑狱军谋河工盐漕黜陟诸大政。待之而决又有宾从往来。属僚请谒，鸡鸣盥沐整衣肃客。阁人持手版，第其先后，鱼贯雁行以进。

更十余番犹未毕。则辞以他日，他日复如此。退则吏抱文书右手及额，左手下至腹。且行且捧，蹒跚而入。分公私新旧错陈于几案之间。

其紧要者，官乃审视而详裁之。例行者，略一瞥省署行而已。故今之督抚大吏几夫敷陈入告之词，多倚办于幕友。其不能亲自吮毫构思者势也。然而充斯选者，率用刑名家，言规规焉。循例案避，处分以文，无害为事。即有勤求民隐，发愤为雄，破除一切拘束者。辄格于部议，而不能施行。盖奏疏之难于美善兼尽也。如此我伯兄太傅文正公当皇初政，以议大礼。

谏皇德诸疏忠说闻天下及执兵符开幕府于东南。东南之硕儒名彦博辩洽闻之士，皆礼罗而珍储之。其达者涪膺将相勋伐烂然次亦以文学称著于时。夫以宏通淹雅之才，论时政之得失，料军情之胜负，出之于沈思眇虑。申之以修饰润色，固无患其言之不工，意之不谐也。然公或初善之，而卒易之字点句窜十不存一。岂与夫冥搜幽抉樵悴专精之士，较胜负于文字哉。盖才者天所赋也；识者练而精者也。人之聪明材力不甚相远。天下事变之来，往往出于智慧思虑之所不及。惟历事久者能守义理之常，以待时势之

变。故公之奏疏，不为大喜过美之词，亦不为尤怵无聊之语。其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。若烛照龟卜，不失毫发。而谦谦冲挹若不敢决其必然，而其后卒无不然，岂非识之加人一等哉。国荃少侍公京邸，从而问学。壮岁展转兵间，随公驰逐江西，江南诸行省。

赖圣天子威德，大功告成。兄弟荷蒙殊宠，惴惴焉惧以不才致罪戾。乞身归里。公虑其昧所择也。选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。细批详评，命之曰鸣原堂论文。国荃受而读之。盖人臣立言之体，与公平生得力之所在，略备于此。今岁王君鼎丞来湘，编公遗书，因出此篇。属其校仇付梓。国荃行老矣，自渐荒谬，无补于时。追念往时，与公从事于惊涛骇浪之中，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以争尺寸之土，曾不计后此尚有安闲之一日。今海内义安。公以考终。国荃亦得养病林下。优游暇豫，与二三故旧，联樽酒文字之欢。盖非始念所及。此后之读公书者，知其人，论其世，其必低徊往复，而叹公之文章德业与身世遭逢，为均不可及云。同治十二年九日，湘乡曾国荃叙。

鸣原堂论文序目

常棣为燕兄弟之诗，小宛为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，而皆以脊令起兴。盖脊令之性最急，其用情最切。故常棣以喻急难之谊。而小宛以喻征迈努力之忧。余久困兵间。温甫沅浦两弟之从军，其初皆因急难而来。沅浦坚忍果挚，遂成大功。余用是获免于戾。因与沅弟常以暇逸相诫，期于夙兴夜寐无忝所生。爰取两诗脊令之旨。名其堂曰鸣原堂云。曾国藩记。

卷 上

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。·····	4
贾谊陈政事疏。·····	5
刘向极谏外家封事。·····	16
论起昌陵疏。·····	18
论甘延寿疏。·····	20
谷永救陈汤疏。·····	22
耿育讼陈汤疏。·····	23
刘安谏伐闽越书。·····	24
贾捐之罢珠崖对。·····	27
诸葛亮出师表。·····	29
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。·····	31

卷 下

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。上皇帝书。·····	34
朱熹戊申封事。·····	50
王守仁申明赏罚，以厉人心疏。·····	67
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劄子。·····	71
孙嘉淦三习一弊疏。·····	77
鸣原堂论文后序。·····	81
鸣原堂论文亭目终，东湖王定安校字。	

鸣原堂论文 卷上

湘乡曾国荃审订

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

汉书云：成帝即位，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，是分为三事也。姚选古文辞类纂，题云：“戒妃匹劝经学疏，则漏末一事矣。”兹题从汉书。

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，不绝于心。未有游虞弋射之宴，诚隆于慎终追远，无穷已也。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。诗云莹莹在疚。言成王丧毕，思慕意气未能平也。盖所以就文武之业，崇大化之本也。^{以上}臣又闻之，师曰：“妃匹之际，生民之始，万福之原。婚姻之礼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”孔子论诗，以《关雎》为始。言太上者，民之父母。后夫人之行。不侔乎天地，则无以奉神灵之统，而理万物之宜。故诗曰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。”言能致其贞淑，不贰其操。情欲之感，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。不形乎动静。夫然后可以配至尊，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，王化之端也。自上世以来，三代兴废，未有不由此者也。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，以定大基。采有德，戒声色，近严敬，远技能。^{以上戒妃匹}窃见圣德纯茂，专精诗书。好乐无厌。臣衡材弩，无以^{以上}善义，宣扬德音。臣闻六经者，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，著善恶之归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故审六艺之指，则天人之理，可得而和。草木昆虫，可得而育，此永永不易之道也。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，宜究其意。^{以上劝经学}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

静周旋，奉天承亲，临朝飡臣，物有节文，以章人伦。盖钦翼只栗，事天之容也。温恭敬逊，承亲之礼也。正躬严格，临众之仪也。嘉惠和悦，飡下之颜也。举错动作，物遵其仪。故形为仁义，动为法则。孔子曰：德义可尊，容止可观；进退可度，以临其民。是以其民畏而爱之，则而象之。大雅云：敬慎威仪，惟民之则。诸侯正月朝觐天子，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。又观以礼乐飡醴乃归。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，蒙化而成俗。今正月初幸路寝，临朝贺。置酒以飡万方。传曰：君子慎始，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，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，以立基桢，天下幸甚。以上感。役之盛。

三代以下，陈奏君上之文，当以此篇及诸葛公出师表为冠。渊懿笃厚，直与六经同风。

如情欲之感，无介于仪容，宴私之意，不形乎动静等句。朱子取以入诗经集传，盖其立言为有本矣。

此等奏议，固非后世所能几及。

然须观其陈义之高远，著语之不苟，乃能平躁心而去浮词。

贾谊 陈政事疏。

臣窃惟事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。后文可流涕者，实仅一条，可为长太息者，实仅五条，各缺一，殊不可解。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，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，皆曰：天下已安已治矣。臣独以为未也。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，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，而寝其上。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方今之势，何以异此。本末舛逆，首尾衡决。衡决犹横决也。古人言直皆曰纵，言横皆曰衡。于事之忤乱无条理者，则横字作去声，读如曰横，曰洪水横流是也。此处若作横决，亦当读为去声。国制抢攘，非甚有纪。胡可谓治？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，因陈治安之策。试详择焉。夫射猎之娱，与安危之机孰急。使为治劳智虑，苦身体，乏钟鼓之乐，勿为可也。乐与今同，而加之诸侯轨道，兵革不动，民保首领，匈奴宾服。四荒乡风，百姓素朴。

狱讼衰息，大数既得，则天下顺治。海内之气，清和咸理，生为明帝，没为明神。名誉之美，垂于无穷。礼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使顾成之庙，称为太宗。此疏陈于文帝时，便谓文帝死后庙号应称太宗，足见当时风俗近古。上配太祖，与汉亡极，建久安之势。成长治之业，以承祖庙，以奉六亲，至孝也。以幸天下，以育群生，至仁也。立经陈纪，轻重同得，后可以为万世法程。虽有愚幼不肖之嗣，犹得蒙业而安，至明也。以陛下之明达，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，致此非难也。其具可素陈于前，愿幸无忽。臣谨稽之天地，验之往古，按之当今之务。日夜念此至孰也。虽使舜禹复生，为陛下计，无以易此。以上序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。树犹立也，于京师之外又树立宗室多国势必相疑。下数被其殃，上数爽其忧。甚非所以安上，而全下也。

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，亲兄之子西乡而击，今吴又见告矣。亲弟谓淮南厉王长，亲兄之子，谓齐悼惠王之子兴居，皆谋反也。天子春秋鼎盛，行义未过，德泽有加焉。犹尚如是，况莫大诸侯，权力且十此者乎。然而天下少安，何也？大国之王，幼弱未壮。汉之所置傅相，方握其事。汉之诸侯王，各有太傅有相，是天子所置者。数年之后，诸侯之王，大抵皆冠。血气方刚，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，彼自丞尉以上，遍置私人。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。淮南谓上文亲弟谋为东帝也。济北谓上文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也。此时而欲为治安，虽尧舜不治。黄帝曰：日中必灵，操刀必割，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，不肯蚤为。已乃随骨肉之属，而抗刳之，岂有异秦之季世乎？夫以天子之位，乘今之时，因天之助，尚惮以危为安，以乱为治。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，将不合诸侯，而匡天下乎？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。以上言数年后，诸侯王必为变，宜早为之所。假设陛下如曩时，淮阴侯尚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韩信王韩，张敖王赵，贯高为相，虑绾王燕，陈希在代，令此六七公者皆无恙。此六七人，皆高祖之臣，封王而叛者。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淆乱，高皇帝与诸公并起。

非有仄室之势，以豫席之也。仄室之势，犹曰土半阶之势，席犹曰莞蒲也。诸公幸者乃为

中涓。其次仅。廉与校同。得舍人。材之不逮至远也。高皇帝以明圣威武，即天子位。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，多者百余城，少者乃三四十县，德至渥也。然其后七年之间，后者九起。陛下之与诸公，非亲角材而臣之也，又非身封王之也。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以上言，高帝时尚不能禁诸侯王之反。然尚有可诿者曰疏。臣请试言其亲者，假令悼惠王王齐，元王王楚，中子王赵，幽王王淮阳，共王王梁，灵王王燕，厉王王淮南，六七贵人皆亡恙。此六七人，皆高祖之子弟封王而叛者。当是时陛下即位，能为治乎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诸王，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，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，
虑音闾，犹曰大抵也，大抵无不帝制自为。

擅爵人，赦死罪，甚者或戴黄屋，汉法令非行也。虽行不轨如厉王者，令之不肯听，召之安可致乎？幸而来至，法安可得加。动一亲戚，古人称父子兄弟，兄弟曰亲戚。天下圜视而起。陛下之臣，虽有悍如冯敬者，适启其口，匕首已陷其胸矣。陛下虽贤，谁与领此。故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，已然之效也。其异姓负疆而动者，汉已幸胜之矣。又不易其所以然。同姓袭是迹而动，既有微矣，其势尽又复然。殃祸之变，未知所移。明帝处之，尚不能以安，后世将如之何？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顿者，所排击剥割，皆众理解也。至于髡髡之所，非斤则斧。夫仁义恩厚，人主之芒刃也。权势法制，人主之斤斧也。今诸侯王皆众髡髡也。释斤斧之用，而欲婴以芒刃。臣以为不缺则折，胡不用之淮南济北，势不可也。言淮南王为亲弟，济北王为亲兄子，尚不可用芒刃，况今同姓诸王、势尤不可用芒刃矣。以上言反迹已露，则难制之，宜及早施以斤斧。

臣窃迹前事，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最强，则最先反。韩信倚胡则又反，贯高因赵资则又反，陈希兵精则又反，彭越用梁则又反，黥布用淮南则又反；虑綰最弱最后反。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。在谿如才。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，非独性异人也。亦形势使然也。曩令樊鄢絳灌，樊鄢灌三人皆姓，周勃封絳侯。绛乃其封地之名耳。而史汉中多称樊鄢絳灌，想当时通称如此，如今日称塔罗